

“卖花女”悬案

被曝光的隐私

捡来的官司

钻进圈套的孝子

假戏真做该当何罪

用暗示立下的遗嘱

超市领班蒙冤记

窗外有人惊芳魂

被丈夫文身“流氓”的女人

放送的爱心能收回吗

检察官的困惑

状告元配侵权的“第三者”

梦中的婚外遇也违法

出卖青春的签约

人命关天的误会

为救“游泳冠军”而溺死的男孩

高价证人

他究竟偷了谁的钱

不该出生的孩子

慧子染上的官司

东方大律师

陈心豪 洁蕙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东方大律师

陈心豪 洁蕙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方大律师/陈心豪, 洁蕙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4

ISBN 7 - 5063 - 3245 - 0

I. 东… II. ①陈…②洁…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5110 号

东方大律师

作者: 陈心豪 洁 蕙

责任编辑: 懿翎 朱燕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500 千

印张: 16.25

插页: 3

版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245 - 0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第一章	“卖花女”悬案	/1
第二章	被曝光的隐私	/23
第三章	捡来的官司	/53
第四章	钻进圈套的孝子	/79
第五章	假戏真做该当何罪	/102
第六章	放送的爱心能收回吗	/129
第七章	检察官的困惑	/156
第八章	状告元配侵权的“第三者”	/179
第九章	梦中的婚外遇也违法	/202
第十章	出卖青春的签约	/229
第十一章	用暗示立下的遗嘱	/253
第十二章	超市领班蒙冤记	/283
第十三章	窗外有人惊芳魂	/312
第十四章	被丈夫文身“流氓”的女人	/333

目 录

第十五集	人命关天的误会	/361
第十六章	为救“游泳冠军”而溺死的男孩	/383
第十七章	高价证人	/409
第十八章	他究竟偷了谁的钱	/437
第十九章	不该出生的孩子	/460
第二十章	慧子染上的官司	/485

第一章

“卖花女”悬案

恽绿荷，女，19岁。身份证号码3168 xxxxxxxxxxxx。南雅大学二年级生，因涉嫌凶杀重案，畏罪潜逃，请各地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协查。该女子善于乔装、掩饰，喜欢与电台、电视台等公众媒体交流，希各新闻单位提高警惕……

现代化互联网络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极速，运载公安协查令遍布全国警署。但大千世界，茫茫人海犹如恒河沙数，搜索一名不起眼的逃犯谈何容易？此日午时偏后，南下的列车抵达东海市，熙熙攘攘的旅客中出现个一衣柔蓝，身背漂白细帆布包的女孩。女孩容貌清纯，姿仪娉婷，袅袅地随着人流走向检票口。她就是绵阳警方追缉的杀人嫌犯恽绿荷。但和e网发布的传真照不同，女孩飘逸的长发已经修剪成卷曲短俏的菊花式，云鬓松松。也许是心虚的缘故，当她发现检票口伫立着值勤的警员时，下意识地举手捋了下易形的秀发。霎时，值勤警员投射过锐利的目光，炯炯地注意着她，竭力搜索记忆。恽绿荷微微一怔过后，以和她年龄不相吻合的老练，主动走向警员探询：“请问，去东海广播电台有班车吗？”

“113至终点，转乘130。”

“可列车员说有专线可以直达啊？”

第一章

“对，215 中巴。但班次很少，需要等待。”

“那没关系，借此机会可以在车站饭店午餐。谢谢您了，警官。”

她嫣然一笑的镇定和不含四川口音的国语，解释了警员的疑虑。警员将目光移向了她身后的人流，抑或他记忆起该寻找的是个长发披肩的川妹子，而不是眼前妆束时尚的 Office 小姐。

恽绿荷从容地离开检票口，迈进这陌生的城市。现在，她将用心地去实施为自己开脱和逃避罪责的计划……

薄暮时分，《东方大律师》节目直播已近尾声。主持人慧子切断间隔音乐，语音柔和地播出结束语：“当爱情成为昨日黄花飘落的时候，曾经热恋的情人难道非要反目相向，血溅三尺吗？为什么不能利用爱的余热，彼此传递一份爱善美的温馨呢？许小云因为偶然的成为‘太阳伞’形象大使后，便想离弃尚在打工的男友，结果却死在男友的刀下。这惨烈的悲剧所蕴藉的道德和法律的思考，不令人深省吗？在下期的《东方大律师》节目里，我期待听众就此发表见解，互诉心声。”末了，她说声“再见”后关闭了话筒，开启音乐频道。骤然，她身边的电话指示灯亮了，播音台上的电脑屏幕同步跳出文字提示：“十万火急……！”慧子惊异地向导播室张望，但见她的编辑阿兰隔着玻璃窗正打着手势，示意她接听听众专线。慧子按下联通键钮，电话里便传来幽冷的女子声音：

“您是节目主持人？”

“是。您好小姐……”

“No，我很不好！”

慧子一怔：“请问，您……？”

“别问我是谁，那会吓你一跳。”

慧子竦动了，但却机智地一笑：“可我听您的声音像个小女孩喔？会有那么可怕吗？”

“不，是很可怕。因为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，还是杀人帮凶！”

“喔？你有那么大的错落和迷失？！”

“有，因为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？监狱，刑场？所以，我需要你的法律援助！”女子的声音很冰，很寒，但又很急切。慧子思想激烈：“那你能告诉我详细情况吗？”

“现在不能！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我不希望公开我的处境……”

“我懂了。可问题是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帮助你呢?”

“我想见你。”

“……行，时间、地点?”

“今晚八点，JJ 咖啡馆，我常去那儿卖花。”

“你是卖花女?”

“……是，你答应?”

“我答应，可我不认识你啊。”

“你不是有著作吗?《市井法案》。带上它，我会来找你。”

倏然，听筒里传来一阵警车的呼啸，女子的声音陡变紧张：“你一个人来，否则恕我抱歉!”电话随即挂线了，一连串的隔断音中，慧子满腹狐疑。但她凭主持人的直觉，这诡秘兮兮的电话背后，必定隐藏着一个离奇悚动的故事。于是，她稍作考虑后，起身走去导播室，重复听取卖花女的录音，以期琢磨出个所以然。她正听得用心时，节目组的业余编辑、刑事警官帅哥却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：“发生非常状况了?让我接手处理!”慧子抬眼瞧去，见阿兰一脸紧张地紧随帅哥其后，随即觉悟地埋怨：“小丫头干吗多事，把‘大盖帽’给召来?”

“帅哥是你的特邀编辑嘛，他想来，我哪管得住?”

“得了，准是你瞎起劲!”慧子不听她的狡辩，转对帅哥声明，“你别乱插手，把我的听众给吓跑。”

“不，你面对的不是听众，是凶手。”帅哥严正地说，而且并不认为自己是武断，“作为编辑我是业余的，但作为警察我是专业的，我有义务保证公民的安全，尤其像你这样的公众人物。”

“可你凭什么肯定她是凶手?”

“阿兰说了，这女人身份不明，说话很恐怖，且还自认是杀人帮凶!”

“可她也自认是受害者啊。”

“潘金莲杀了武大郎，不也有人说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吗?”

“你还挺有思想啊?可就文不对题!”慧子嘻笑道，收拾起录音带起身强调，“作为警官，你可以立案侦查；但作为主持人，我必须去见她，履行我的职责。”

第一章

“那好，我们彼此各尽其职，你赴约，我暗中监护！”帅哥不由分说地作出决定，阿兰在旁推波助澜，劝告慧子：“你在节目中主持了公道，就会有不公道的人想伤害你，有备无患嘛！”

慧子拗不过他俩的好意，勉强地答应了，但她警告帅哥必须距离咖啡馆五百码，否则那女孩不会露面。帅哥认可后，很用心地向慧子交代了谨防万一的细节后，便担任起“护花使者”的重任，将她送去 JJ 咖啡馆。

七点四十五分左右，警车在距离咖啡馆五百码外的拐角处停靠下，慧子拿着她的著作《市井法案》，走向闪烁着 JJ 标志的霓虹灯影。临近时，她放缓脚步，注意着门前游动的卖花女孩。女孩同时注意她，颇怀希望地迎上：“小姐，您买花吗？”

慧子瞥了她一眼，挑选了一枝黄玫瑰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3元。”女孩嗓音嫩嫩地回答，慧子有意地递上《市井法案》：“麻烦您帮我拿一下？”女孩应声接书。慧子边打开坤包取钱，边注意女孩动态，但女孩却毫无反应。慧子递上钱，几许希祈地试探：“你喜欢看书吗？”

“我没念过几年书，看不懂。”女孩说。慧子失望了，因为根据她的判断，电话里的女孩既然熟悉她的《市井法案》，那么应该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准。慧子取回书刚想离开时，耳边却传来一声叫卖声：“梔子花，白兰花……”慧子惊喜回首，赶紧跑过去张望，却一个愣怔：叫卖花的是个头发花白的半老妇女，显然不属她想见的人。慧子歉然、怅然地一笑后，不无沮丧地走进咖啡馆。

JJ 咖啡馆内，烛光摇闪。优雅的小提琴正演奏着托塞涅《小夜曲》，情侣缠绵的微笑和絮语构成很浪漫的氛围。慧子星眸流盼，打量了四周环境后，选择了一个幽静的角落里坐下。她有意地将《市井法案》和黄玫瑰摆上案几显眼的位置，期待着卖花女的出现。慧子根本没料到，约她见面的恰是已经成为 JJ 侍应小姐的恽绿荷。而恽绿荷却在她进门的瞬间，注意到她端庄娴雅，气质不凡，猜想她即是自己想联络的《东方大律师》主持人，所以留心着她的一举一动。眼下，她见慧子将《市井法案》摆上案角，便款款地上前柔声地询问：“小姐，您要些什么？”“摩卡。”慧子信口回答，全然没在意这身穿绿色西装套裙的女孩。恽绿荷说了声“请稍候”，便走去吧台请调配师如约泡制后，复又端送来递给慧子。这 19 岁的女孩心计独到，她并不急于表明身份与之联络，而是按照她预定的计划

退下一边，静观其变。不知就里的慧子却默默地喝着咖啡，依然期待着“卖花女”的出现。俄顷，墙上电子钟的时针滑向八点，慧子校对自己的腕表有些惶然时，手机铃声响了。她随手打开手机盒接听，却是帅哥迫不及待的催问：“嘿，时间到了，她来了没有？慧子！”

“你干吗那么心急啊！”慧子怨怨地数落，无意中抬眼张望时，却发现吧台边的绿衣小姐警觉地看着她。她虽然不知她就是她等待的“卖花女”，但本能地为帅哥的冒失而生气：“别乱打电话，否则我关机了。有情况我会 Call 你的！”

慧子警告过帅哥后旋即收线，继续她的等待。她很快发现吧台旁的女孩长得恬美灵秀，但眼神中却蕴含着一线犹豫。出于职业的敏感，慧子总觉得这女孩和“卖花女”之间或有某种联系。正行猜测时，忽然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步履潇洒地朝她走来，朝案角的《市井法案》望了眼后，大咧咧地将自己手上的书本也往茶几上一放。慧子一惊，一瞧，那也是一本《市井法案》！

“可以吗？”男子向她身边的空座瞥了眼，礼貌地请示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另有约会，但不该是个先生。”

“你很幽默。”男子耸肩一笑，递上枝派克金笔，“假若我没猜错，那么你是慧子小姐，也不会拒绝给读者签名吧？”

“不会。”慧子洒脱地回答，接过金笔，打开男子的《市井法案》扉页，一挥而就。“Ok！”男子也不道谢，只点了下头，收起书和笔自去另一侧包厢坐下。恽绿荷随之上前侍应，对他莞尔一笑。男子很熟悉她似的回以一笑，却转眼慧子，嘴角边挂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嘲。慧子没有感觉到陌生男子不友善的姿态，却很讨厌他投射来的目光，因此掉过脸去巡视厅堂，留意每一个进出的顾客，希望有所发现。

时间很快地过去了，捱到八点四十分光景，慧子终于因为她所期待的“卖花女”迟迟未至而沮丧，甚至猜测这也许是个有意糟蹋她时间的恶作剧游戏。她想找那个曾经引起她注意的绿衣小姐打听，或能得到些“卖花女”的蛛丝马迹，但奇怪的是此刻她也失去了身影。慧子寻之不见，叹息着用手机给帅哥发了个“全线撤离”的短信息后，收起书本，招呼埋单。可正在账台小姐与之结算的时候，恽绿荷却托着个瓷盘从后堂走出，向慧子走来：

“请问，您是慧子小姐吗？”

“是。怎么？”

“有位小姐留下口信，让我把东西交给您。”恽绿荷说着，放下瓷盘。瓷盘内竟是一盒 SONY 录音磁带，磁带盒上还系着朵芳香扑鼻的白兰花。

慧子喜出望外：“哦？她有说什么吗？”

“她说你听了录音就知道。还说，她会打电话和你联系的。”

“你认识这小姐？”慧子似乎觉察到什么，但恽绿荷镇定自若，回答不认识也从没见过。慧子也不追问了，她料定这录音带必定藏着她想知道的故事，因此向恽绿荷道谢之后，带着它匆匆地离开了 JJ 厅堂。

慧子刚跨出门，冷不防身后传来声召唤：“哈喽，请留步。”

慧子驻足转身，却发现是刚才那个请她签名的男子，随意而不羁地对她说：“想和你约个时间，谈谈？”

“你好像要求太多了，先生。”慧子平静而不失礼貌地一口拒绝。恰时，帅哥正驾驶着警车过来，见状一个刹车，招呼慧子上车。

“Sorry！”慧子如释重负，对男子一笑过后打开车门，男子却抢前一步：“等等，我是律师……”

“好啊，那欢迎你以后参与我们节目讨论。广播里再见！”慧子以明星人物的狡黠摆脱了男子，帅哥则配合默契地启动引擎，驾车迅速离去。出于好奇，慧子下意识地回望了一下，发现被甩下的男子居然望着她的车影在笑。也许是霓虹灯折射的缘故，那笑容似乎很诡谲，但很酷，令她一头雾水。

“怎么？没见到卖花女，却遇上追星族了？”帅哥取笑道，慧子不以为然地掉转首：“你没听见吗？他说他是律师。”

“他应该说是法学博士，那也许更能引起你注意。”

“但我只注意你的表现，八成是你吓跑了卖花女。”慧子想起帅哥那个耐不得寂寞的电话，没好气地批评，但帅哥回答也足有道理：“看到警车不敢露面的女孩，会是好女孩吗？所以你应该庆幸你安全撤离。”

“别犯你的职业病了，老把人往坏处想。”慧子笑道，看了下放在坤包里的录音带，耍了个小心眼：暂不告诉帅哥今晚已有收获，免得他警惕性过高，神经兮兮地坏事。她思想既定，便无话找话地和帅哥海聊，请他提供“警察新闻”。帅哥似乎被她提醒，倏然又大惊小怪了：“对了，我得

向你举报！群众艺术馆举办创作讲习班，公开播放《东方大律师》的案例，这算侵权吧？”

“让学员听电台录音，不能算吧？”

“我想也是，所以没插手维权。”帅哥附和道。他也要了个花招，他所以没和群文馆计较，是因为馆长是他儿时的同窗，眼下慧子随意的态度还正符合他心愿。警车一路风行过后，在慧子居住的兰花公寓楼前停下了，帅哥关切地叮咛：“有什么状况马上 Call 我，或者拨打 110。”

“你还真以为我遇上杀手了？多心呢！”慧子笑着下车，和帅哥道别。一进家门，也顾不得梳洗，兴冲冲直奔书房，取出录音带塞进随身听，按下 PLAY 键。哧哧的走带声过后，从录音机里传出卖花女的声音，但有些哑哑：“很抱歉，慧子小姐。你听完这录音后，就能明白我为什么不能露面并公开我的姓名。那是个伤心的故事，好恐怖，好凄迷，也好可怕，每每想起它，就让我毛骨悚然。”

“半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天很黑，月亮也很黑，我从舅舅家走亲回来，可班车却误了点……”

随着娓娓的录音叙述，慧子脑海间活动出一副栩栩如生的景象，警奇悚动：

那是山区的秋夜，绵延的山岭间小路蜿蜒，风吹起时树影婆娑，摇曳着恐惧。身穿白衫黑裙学生装的卖花女带着几许天真的蹦跹在赶路。倏尔，从身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，似有个黑影在悄然尾踪。卖花女惶惑地停住脚步回首张望，却并无所见，只闻山风萧萧，犹如鬼鸣。陡然，她有些害怕了，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。可没走出多远，从黝黑的树影蓦然闪出个身材壮实的男子，双瞳幽幽地盯着她，挡住山路。恹绿荷慌张欲走，但都被男子忽左、忽右地拦截阻断。男子瞅着她清秀的脸和白衬衫下微隆的乳胸，淫猥地嘿嘿直笑。卖花女四顾无人，张惶地哀求：“大哥，你给个方便吧？”

“行啊，那你也给个方便，陪大哥耍耍。”男子说着，便动手拽她衣裙，卖花女又羞又急：“你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多问，穷山沟里没娱乐，憋得慌！”男子沉下了脸，抽动的鼻阖喷出粗犷、原始的气息，逼得卖花女惊恐地后退，转身欲逃。男子一步抢上，从背后紧紧抱住她的纤腰！卖花女心慌情急地呼喊“救命”，男子伸手捂

第一章

住她的嘴，恶狠狠地叫嚣道：“荒山野岭，没人能救你。愿不愿意，今晚一个结果！”

说着，男子用三角肘卡紧她颈脖，往山路边的树林里拖曳。卖花女苦苦挣扎不脱，终于被男子拖进黑漆漆的山林之中……

月光下摇晃的树枝，仿佛群魔乱舞，狰狞而恐怖。黑夜和树影助长了暴徒的兽行，男子凶残的突袭，使卖花女顷刻之间由穿花裙子的小女孩，变成了可怜的小女人。男子强暴得逞后，望着抽泣的卖花女，居然得意地哼起了山里小调。缺乏经验的卖花女愤恨地诅咒他，并声称自己记住了他那张丑恶的嘴脸，他逃不了惩罚。男子因此想杀她灭口，狠命地掐住她的脖子往死里整。卖花女出于求生的本能奋力掰开他的手指后，猛然用双脚将他蹬开，并借此间隙一个侧翻，顺着山坡骨碌碌地急滚而下，侥幸逃过了死劫。

但厄运并未结束，触目惊心的灾难接踵而至。

卖花女滚下山坡之后，借着夜色的遮护，踉踉跄跄地顺着小路奔逃。死寂的荒山野岭风声鹤唳，声声惨人惨。依稀的月光下，她见暴徒的身影正从山路上疾蹿直下，唬得她心头狂跳。仓皇中，她发现远远山脚底下，似隐约着灯火人家，便如绝望中见到一线生机，急急忙忙投奔而去。黑暗中也不知赶了多少路程，等她一头闯进竹篱笆围扎的院落，敲开山乡人家的房门时，不觉身子一软，歪倒在门槛上……

户主刘大娘是个善良的农妇，见卖花女衣衫凌乱、疲惫不堪，忙把她搀扶进门，招呼女儿小雨儿端茶、递水，关切地询问其故。

卖花女缓口气后，泪水涟涟诉说自己遇到了凶狠残忍的“山中狼”。

“这山沟里没听说有狼啊，怎么让你给遇上了？”大娘奇怪了。小雨儿端着洗脸水走来，伶俐可爱地为她注解：“娘，你糊涂了，大姐说的是色狼呢！”

刘大娘端详着卖花女被撕乱的衣襟和裙裾，这才恍然大悟：“造孽啊，是哪家的野种？作出这伤天害理的事，毁了姑娘家一辈子！”

大娘的话触动了卖花女的隐痛，忍不住悲恸地哭泣，小雨儿忙细声柔语地劝慰她，并绞起毛巾，同情地帮她抹去眼角的泪水。刘大娘在旁看过后，富有经验地赶去厨房补烧了一大锅热水，热心地帮衬卖花女擦洗身子。小雨儿则懂事地走进闺房翻箱倒柜，将自己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取

了出来，硬是给卖花女换上。母女俩融融的情意，温暖了卖花女破碎的伤心，满怀感激。等卖花女盥洗清洁，换上了小雨儿的新衣服后，大娘端详着她雨打黄花可怜见的模样，疼惜地询问：“我看你和小雨儿姐妹俩似的，衣服穿着还合身呢。今年多大了啊？”

“19。”“那比小雨儿大一岁。”大娘说着，义愤填膺，“那男人心也够狠，禽兽不如呢！”卖花女听得鼻子一酸，又伤心起来，小雨儿见了乖巧地将刘大娘扯到一边，柔声地埋怨：“娘，你别再说了嘛，惹大姐伤心呢。我看大姐今晚好累，不如就留她在我家早歇吧？”

刘大娘被提醒了，便走向卖花女真诚地劝说：“这附近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的，你若赶回家去，这黑咕隆咚的山路没准再冒出个危险来，让我们母女也放心不下，不如将就着在我家歇一宿吧？”

“可我怕连累了大娘家，不方便啊？”

“没什么不方便的，到我房里睡一起呗！”小雨儿情感真挚地牵起她的手，恳切地挽留：“大姐你别犹豫了，要不外面黑黑的，我想着就害怕呢！”

卖花女其实也心有余悸，便答应留下等天亮了再走。小雨儿也着实可爱，听她同意了，高兴得蹦蹦跳跳地走进闺房打点铺盖。刘大娘体贴地让卖花女吃过甜润的水浦蛋后，亲自将她送进小雨儿的闺房，母爱地叮咛：“今晚吃了那么大的惊险，你就安心地好好睡上一觉。等天亮后，大娘带你去报案，把那个玷污你清白的畜生给抓了伏法！”

“那畜生的模样我忘不了！”卖花女悻悻地诅咒，小雨儿在旁宽慰她：“眼下公安那儿的电脑里有坏人的照片呢，没准能对上号，给查出来为姐消恨！”小雨儿说着，请卖花女床上睡，自己却打起了地铺。卖花女见着不好意思，婉言谢绝：“还是小妹睡床上吧，我睡地铺。”

“哪有让客人睡地铺的规矩啊？床上暖和着，好睡。”大娘正经地说，小雨儿也善良地表示她喜欢睡地铺，像小时候一样挺好玩。卖花女心里好大的感动，哽咽着感谢：“大娘和小妹的情意，我这辈子掂在心里忘不了。”

“不说这话了，那是应该的啊，快睡吧。”大娘热忱地看着卖花女和小雨儿一个床上，一个地下的睡上了，这才放心地熄了灯走出闺房，到客堂里将卖花女换下的衣服收拾起，放进水盆里代之搓洗，一阵忙乎。

山里的丫头没心事，小雨儿钻进地铺不久便睡熟了，娇憨地打起小呼

第一章

噜来。卖花女却怎么也睡不着，倒不是因为嫌床铺不够温馨，而是想着自己花朵似的青春，却被色狼给摧残了，今后怎么面对父母、老师以及同学，面对还有很多路要走的漫长人生？她泪眼闪烁，思想混沌，哀哀不知所措时，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敲门声。俄顷，又听得刘大娘“伊呀”一声开启了客堂的大门后，问：“怎么这么晚才收工？”

“工地上活多，给拖延了！”是个闷闷的男人声，卖花女似感耳熟，警觉地从床上竖起身子，屏息细听——

“娘，是谁的衣服？晾起了一屋子？”

“噢，是那个闺女的，可怜着呢！”

“闺女？哪个闺女？”男子的声音紧绷起来，卖花女的心弦也随之震动，她从床上激起，赶到闺房门口透过缝隙张望，顿时惊得花容惨变！

客堂里，虎彪彪站着的正是那个对她施暴的男子——刘大娘的儿子大雷！

此刻，他目光死死地盯住大娘手上的黑裙子、白衬衫，追问：“娘，你说那闺女怎么可怜？”

“在山坡上，遇上个畜生给玷污了。”大娘浑然不知内情，边回答，边将恹绿荷的学生制服晾上挂绳，“瞧，还是女大学生呢，黄花闺女！”

“那，她真逃到我家来了？”

“是，哭成个泪人似的，娘看着也心疼。”

“她，这阵子走了？”大雷急切地问，卖花女在闺房里听得一阵心跳时，大娘却不知就里地告诉：“深更半夜的，还敢让她一个人走吗？娘留下她了，和你妹妹住一起呢！”

“噢？可妹妹房里才一张铺，她怎么睡啊？”

“她睡床上，你妹子打地铺呢！”大娘晾了衣服，看着儿子呆立在眼前，便又关照，“厨房里饭菜还热着，你吃。娘要去睡了，明儿还赶早带闺女她去找赵警长，把那个畜生找出来给抓了！”

卖花女在闺房中看见大雷身子一个惊颤，自己也吓得打了个激凌！

“娘，那你快去歇吧，我自己张罗。”大雷说着，眼光向闺房门扫射过来，卖花女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逃到床上，侧身往里装睡。俄顷，闺房门轻轻地被推开了，大雷亮闪着恶狼似的双眸站立在门口，将地上的妹妹，床上的卖花女看个仔细。卖花女紧屏呼吸，佯装睡死了一动不敢动。也不

知过了几分几秒，大雷掩上了房门，退回客堂。卖花女转过颤簌的身子，集中精神，倾听客堂内的动静，但听得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，大雷的脚步声走向了门外的院落。卖花女正狐疑地猜测他想干什么时，骤然从院子里传出“霍霍”的磨刀声，惊得她魂飞魄散！

“雷儿，你磨刀干吗？”从房里传出大娘带着呵欠的询问声，大雷却瓮声瓮气地回答：“我看柴房差不多空了，明天上山砍柴！”

“你往日懒散得很，从不打柴，今晚怎么想着帮娘干活了？”

“你儿子从今晚起是个男人了，学着孝顺娘呢。你尽管睡去吧！”

“那你磨了刀早睡。”

大娘呵欠声过后，复归安静，惟留下大雷的磨刀声，一声紧过一声。极度恐惧中卖花女早已吓得半死，瘫在床上许久才回过神。毫无疑问，大雷磨刀绝非为了砍柴，而是砍人，继续他杀人灭口的打算。她阴错阳差自己送上门来，他岂能让她再活着出去报警？卖花女深悉自己已身临绝境，命悬一丝。她急忙起床，走向闺房的窗台，企图逾越逃生。但就在她推窗的刹那间，心底透凉了——后窗全被防盗栏封死，酒盅般粗实的铁杆任她怎么拉扯也丝毫不动！卖花女急了，赶到房门前眼开一线缝隙张望，一看之下，几乎彻底绝望了逃脱的念头：大雷坐守在客堂的门槛上奋力磨刀。月光下，他脸色铁青，以手拭着幽冷的刀锋！

卖花女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身子已软软地瘫坐在地铺上。梦中的小雨儿似被碰着了，身子动弹了下，侧过腿臀后便又打起小呼噜继续酣睡。卖花女看着小雨儿，倏尔心念电闪。她几乎不假思索地伸出双手，掀开地铺上的棉被，疾速地抱起小雨儿。

“……大姐？”小雨儿被弄醒了，懵懵懂懂地望着她。

“别做声，大姐抱你睡床上。”卖花女轻轻地说，小雨儿混沌地应了声，迷迷糊糊由着她抱上床去。卖花女将小雨儿置放到床上，盖上被子。小雨儿红扑扑的脸上微露出娇憨可人的微笑，依然甜甜地睡熟了。卖花女稍事沉吟后，心思缜密地将铺上的被子隆起，塞入枕头后，混充人样。之后，她躲进橱柜后的阴影，蜷缩一团……

黎明时分，落下星星熄了灯光的山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大雷借着对住宅的熟悉，一手持柴刀，一手将客堂的房门紧锁上。而后，他蹑手蹑脚地走近母亲的房门口，细听过此起彼伏的打鼾声后，放胆地开始实施他杀

第一章

人计划，走去妹妹的闺房，推开木板门闪身而进。因为事先已经将房内的情景探视明白，他轻车熟路地绕过地铺，直扑床上。而后，他左手将被子往小雨儿头上一蒙，右手将柴刀凶狠地猛砍下！小雨儿像是哼了一声，大雷旋即发疯地举起柴刀，连续砍杀数十刀！顿时，鲜血渗出了被褥，在渐起的曙光中黑黝黝地好不可怖，令躲在橱柜后的卖花女看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，抖索着身子惨不忍睹。随后，只见大雷用被子将小雨儿的头脚蒙个严实，扛上肩膀，一手持刀，一手搭住裹尸的棉被疾速地奔出门外。卖花女闭上眼睛吓呆了半晌，才猛然清醒过来，发疯似的逃出闺房，逃出刘大娘家，惶惶地寻找山区公安派出所报案。

赵警长等公安人员接警后，估计大雷尚在掩埋尸体，急忙上山搜寻。

果然，大雷在西山坡上已经挖掘了个三米多的深坑。他弃下铁锹，去拖动棉被紧裹的尸体，被扯动的棉被一角露出了一条散了结的红绳。大雷想起这是他送给妹妹的 18 岁生日礼物，因此奇怪地翻开棉被查看时，小雨儿的尸体惊得他目瞪口呆，瘫坐在大坑旁丧魂落魄。而此时，前来追缉的公安人员急扑上来，将大雷抓个正着！

卖花女虽然平安地回到了家里，但这年仅 19 岁的女孩被那夜惨烈、可怕的经历折腾得差点儿精神崩溃，不得不告假休学。挨过半个多月，卖花女错乱的心态始才渐趋平静。那天傍晚，母亲庆幸女儿的噩梦已经过去了，希望她及时回到学校念书时，可在镇上工作的父亲却仓皇地赶来报告：“不好了，刘家庄的公安来抓你了，你快逃吧！”

“抓我？嘿，爸不会搞错吧？公安怎么会抓我呢？”她感到莫名其妙，但父亲的话却让她石破天惊：“大雷的辩护律师向司法机关告了你，说你小雨儿放到床上去任她哥哥砍杀，犯有间接杀人罪，是帮凶啊！”

卖花女听了后如遭雷击，惶恐万端，当即去亲友家躲藏后，星夜逃离了家乡，外出打工谋生。其间，她格外留心电台、电视台的法律节目，并行比较、选择后，决定前来东海市寻找司法协助，以求证自己究竟罪否……

慧子听完卖花女的录音后，虽然并不知道她即是警方通缉的恁绿荷，但觉得女孩所涉的罪否问题意义非常，足以引起司法界的关注和讨论。第二天一早，她便将录音磁带带去电台节目组，给阿兰和帅哥播放后，先听